



联合 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13
20 February 1975

CHINESE

第一八一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星期四，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黄华先生	（中国）
<u>出席</u>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哥斯达黎加	德尔卡斯蒂略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伊拉克	扎哈维先生
意大利	普拉雅先生
日本	斋藤先生
毛里塔尼亚	凯恩先生
瑞典	里德见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布布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利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卡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
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请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三十五分，会议开始

主席讲话

主席：这是安理会五个新任理事国就任以来，第一次举行的安全理事会正式会议。我愿借这个机会，代表我们大家，向我们的新同事，圭亚那的杰克逊大使、意大利的普拉雅大使、日本的斋藤大使、瑞典的里德贝克大使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萨利姆大使，表示热烈欢迎。在今后许多个月里，我们很高兴地希望能同他们合作进行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同时，我愿意提到几个卸任的理事，他们是：澳大利亚的麦金太尔大使、奥地利的扬科维奇大使、印度尼西亚的安瓦尔·萨尼大使、肯尼亚的马伊纳大使和秘鲁的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安全理事会所有理事国对于他们在任期中所作出的贡献，表立真诚的赞赏。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的局势：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七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1625)

主席：昨天在我们进行协商的时候，我已经通知安理会各理事国，秘书长收到了塞浦路斯共和国外交部长签名的一封信，他要求邀请塞浦路斯参加安全理事会就要召开的会议。这封信并说明塞浦路斯共和国代表团由格拉弗斯·克莱里季斯先生阁下为首的成员五人组成。

这项参加会议的要求是根据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提出的。

按照通常的惯例，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就建议邀请塞浦路斯代表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塞浦路斯代表克莱里季斯在理事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也已经通知安理会的各个理事国，我收到了土耳其和希腊代表的来信，要求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准许他们参加安全理事会当前就塞浦路斯的局势举行辩论。

按照通常惯例，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就建议邀请土耳其代表和希腊代表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土耳其代表奥尔查伊先生和希腊代表卡拉扬尼斯先生在理事会议席就座。

主席：在这个阶段，我想提醒各位，在我们昨天协商的时候，安理会各理事国已经同意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对维达特·阿·切里克先生发出邀请。因此，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邀请切里克先生；在适当的时候，我将请切里克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向安理会发言。

安理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项目。议程上列出了我从塞浦路斯共和国常驻代表收到的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七日的信（见S/11625号文件），信上说鉴于塞浦路斯发生的一些事件，所以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除了那封信之外，各理事国面前还有秘书长关于塞浦路斯事态发展的特别报告（见S/11624号文件）。

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一位代表是塞浦路斯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克莱里季斯先生（塞浦路斯）：谢谢你，主席先生，让我有这个机会在安全理事会上陈述塞浦路斯共和国对于同它生死存亡极为有关的一些问题的看法。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因为一九五九年的苏黎世和伦敦协定将一个行不通的宪法加于塞

浦路斯人民头上，以致造成了塞浦路斯两族间一些令人遗憾的暴力冲突；因为土耳其军事干涉的威胁；因为土耳其军队屡次侵犯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安整，所以塞浦路斯政府曾以全部信心寄托于联合国，派了一个代表团出席安理会，就在这个会议室内，恳请安全理事会保护塞浦路斯，使它不致遭受土耳其侵犯的威胁，以便保全一个弱小国家的独立。

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到现在已经过了十二年了。尽管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了多次决议，要求各国尊重塞浦路斯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今天，塞浦路斯又再度来到你们面前，目的已不是希望联合国出面阻止对塞浦路斯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威胁，也不是来报告或证实土耳其军队占领了我国百分之四十的领土，令20万希族塞人流离失所遭受苦难，而是要求联合国紧急地、坚决地采取措施，因为再不采取措施的话，塞浦路斯的独立就要被完全摧毁。那时，所剩下的就是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冗长的辩论在我们耳中荡旋着久而不散的回音，以及秘书处档案中成堆的没有执行的决议。

主席先生，如果我讲话显得过分激动的话，请你原谅我。可是，你所听到的不是我的喊声而是苦难中的塞浦路斯的喊声。不要使它成为国际利益冲突、全球战略部署、已划分和未划分的势力范围、民族沙文主义等等之间的无人旷野中的一声呼喊呵！请听听它吧！认清它吧！这是为了要求停止忍受不下去的痛楚和苦难，恢复被践踏的人类尊严，防止一个独立小国被摧毁而发出的呼喊呵！我请你们立即采取必要的有效措施，提出必要的补救方法，使联合国的决议通过执行而生效，这样才能恢复我国和全世界对联合国的信心，才不辜负多少人们为和平和安全，为一个有人类尊严的世界、为一个美好的明天，对联合国所寄托的崇高期望。

我无意在这次讲话里对土耳其或是对我的土族塞人同胞扮演控诉者的角色。我也不讳言，各方都有过错。我不来重揭旧日的创伤，我也不试图为已发生的事，为什么它会发生的，大兴问罪之师。这些事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上对塞浦路斯

问题的反复辩论中已有过详尽的讨论了，去年十一月中更加以特别的强调。当时构成联合国的各国的代表，在大会上听取了各方的辩论和意见多方面地审议了塞浦路斯问题之后，一致通过了第3212(XXIX)号决议。其后，这项决议又由安全理事会在第365(1974)号决议中表示赞同。

我故意选择这个方向走，是为了我真诚希望要成事而不要败事。塞浦路斯政府的意思是要协助寻求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解决。为了不怀着恶意、也不必恶言相加来争取达到这个目的，我国代表团只打算冷静地、心平气和地来审查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是否已获得执行。在这期间，任何一方是否曾经采取了违反这些决议的条文和精神的行动；鉴于这期间所发生的事，目前的工作程序是否依然充分，能否为塞浦路斯问题带来和平的解决等问题。

最后，关于应该采取那些必要的紧急措施而便促使各方遵从和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塞浦路斯的决议以及为解决这问题所急需采取的一些工作程序，塞浦路斯代表团也愿意在适当的阶段发表它的意见。

我希望土耳其的常驻代表肯参加讨论这些问题，因为我是不愿被引离主题的。可是如果他要试图离题去追究因果的话，他将发现我不会有太多话要说，可是我说的话里必定不乏已经证明的事实和有力的论据，并且在短短说完题外的话之后，我还是会回到我今天向理事会所提出的主题。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了第3212(XXIX)号决议。当时，土耳其也投了赞成票。这项决议的执行部分里包含了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几条基本原则。十一月一日到现在已过了近乎四个月了。在这个阶段，我们有必要审查一下到底土耳其是否遵守——或甚至于试图遵守——该项决议的规定。这样的分析非常必要和重要，因为它不但能证明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土耳其是否尊重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并且还能清楚地指出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未来的真实意图。有了这样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清土耳其是多么顽固地一心一意要利用它的军队——

它至今留驻塞浦路斯，甚至未曾尝试削减的军队——来施发号令，将解决办法强加于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头上，其目的是为了要在塞浦路斯造成既成事实，在枪口上得到它所策划的解决解法，而不必经过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决议中所规定由两族派代表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的谈判。

土耳其曾否遵从，或者曾否表示过任何意图要遵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一方面说来，是一个对塞浦路斯极为重要的问题，因为若是不肯遵从的话，是既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谈判，也不可能令塞浦路斯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同时，另一方面说来，也是对这个世界组织的一种重大挑战，破坏了它的基础，将我们又带回到炮舰外交接着便动用武力的那个令人遗憾的时代。

我要请安全理事会主席和各理事国允许我概述一下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执行部分中的基本原则。我们有必要审核一下这几条原则，以便断定土耳其甚至是否遵从过其中的一条。

第一条基本原则为尊重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而且不对它进行任何行动和干涉。很令人遗憾，土耳其的表现是完全忽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因为它继续将塞浦路斯百分之四十的领土置于军事占领之下。继续占领的借口是声称土族塞人需要保护，以免受希族塞人进攻的危险。这实在是一个脆弱的理由，不过是为了遮掩土耳其的真正用意，就是要用土耳其军队来继续占领塞浦路斯。

在日内瓦会议上，以及之后，我们都曾屡次向土耳其方面提议，将一切政府部队，包括警察部队，从岛上所有土族塞人居住地区撤退，并将岛上土族塞人居民置于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保护之下，同时将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扩大，使它能够有效地应付这项任务。这个公平建议仍然未变，可是土耳其不经讨论就把它否决了。

第3212(XXIX)号决议的第二条基本原则为：所有外国武装部队、外国军事设施和人民应迅速撤出塞浦路斯共和国，并停止对该国事务的一切外国干预。自从

第 3212(XXIX) 号决议通过之后，土耳其没有撤出一兵一卒，也没有试图表示任何意思要遵从决议将其部队自塞浦路斯迅速撤出，或至少第一步先大量裁减在岛上的四万军队，并将军队从某些地区撤退，好让难民们回到他们的家乡。相反地，在日内瓦会议上，以及在第 3212(XXIX) 号决议通过了之后，土耳其都发表声明说，不准备将其部队撤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领土，而只愿意将军队裁减，但是连对裁减的人数或日期都不肯作出保证。难道这是表示尊重和遵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吗？

自从决议通过之日起以来，土耳其曾利用它的部队越过事实上的停火线去占有或袭击属于希族塞人的工厂、家园和产业。它也曾利用它的部队将留在土耳其占领的乡村里的希族塞人强迫逐出门外，以便搬进由南部地区被迁至北部的土族塞人。土耳其违背了人权宣言和公约以及有关的日内瓦公约中的所有原则，将生活在其军事占领区中的希族塞人的行动自由限制到绝对最低限度，同时，又允许土族塞人去抢取 剥夺房屋、工厂、工业和其他不属于他们的产业。

决议的第三条基本原则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宪法体制关涉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两族。土耳其虽然是号称遵从这条原则，实际上却是为土族塞人指定了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宪法内容，并借着它在塞浦路斯的兵力，纵使土族塞人擅自采取片面行动，例如宣布在土耳其占领地区中另立一邦等，因此造成了预断谈判的最后结果的局势。

第 3212(XXIX) 号决议的第四条基本原则规定，两族代表应在平等基础上自由进行谈判，以期根据他们的基本和合法权利，达成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

在决议通过的前夕，腊乌夫·登克塔什先生和我已依照秘书长的意见，开始就人道问题进行谈判。在大会通过决议之后，这些会谈又推广至包括对塞浦路斯问题实质的谈判在内。尽管我努力要尽早就问题的实质开始进行会谈，这点结果还是落空了，因为土耳其方面反对，它坚持要求在任何会谈开始之前，希族塞人方面必须先接

受两个区域的联邦的原则。

由于外交接触和努力的结果，土耳其的外交部长，虽然还是维持着他的本国对两个区域的联邦的立场，却同意不坚持在会谈开始前定下先决条件。于是定了十二月十九日为两族代表就问题实质开始进行谈判的日期。

自十二月十九日起，我就反复地请求登克塔什先生开始进行这类的会谈。可是虽然他已同意，并且也已将联邦国家中央政府的权力和职能问题列入议程，至今这点还是未经讨论。

我屡次通知他我已准备好了，并且为了便利会谈的进展，我建议我们同时开始审查将来由土族管辖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总范围、难民的回乡、以及有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其他事项。再次，我已碰到登克塔什先生的同样单调答复说，他也没有准备好讨论这个问题。

由于自十二月十九日至一九七五年二月七日间，没有讨论过任何触及塞浦路斯问题实质的事项，我就通知登克塔什先生说，在我们二月十一日星期一举行下次会议时，我将以书面提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建议。同一天，即二月七日，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发表了经登克塔什先生和我赞同的公报，其中，除其他事项以外，还包括了下文：

“克莱里季斯先生通知登克塔什先生，他将于下次会议向登克塔什先生提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书面建议。克莱里季斯先生和登克塔什先生将于二月十日星期一同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一起再度举行会议。”

二月十日早晨——也就是说，经大家同意定好同登克塔什先生举行会议的那天——我接到通知说，应登克塔什先生的请求，会议已被取消，我们可能于二月十五日星期五或于二月十八日星期一再举行会议。

因为是登克塔什先生取消了我们的会议，而我已答应了在二月十日将我方建议提交登克塔什先生，于是那天我就将我的建议寄了给他。我方建议如下：

“希族塞人的代表在塞浦路斯会谈中建议，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宪法应当根据下列原则：

- “(1) 塞浦路斯应当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共和国。
 - “(2) 宪法应当是两族的、多区域的联邦国家的宪法。
 - “(3) 土族塞人管辖的地区可以包括从尼科西亚到凯里尼亚这条轴线两边延伸到海的北部大块地区。
 - “(4) 其他土族塞人村庄主要集中的地区也应归土族塞人管辖。
 - “(5) 土族塞人管辖地区总面积应约略相当于该岛目前希族和土族居民的比例。
 - “(6) 为行政目的起见，如有使土族塞人在土族塞人管辖区占大多数的必要，共和国愿意负担在土族村庄为终究可能希望在土族塞人管辖地区定居的土族塞人建筑住房的财政责任。
 - “(7) 联邦国家的中央政府应有相当大的权力。
 - “(8) 应当规定和保障住在土族塞人管辖地区的希族塞人，和住在希族塞人管辖地区的土族塞人的法律地位。
 - “(9) 宪法应当保障人权，其中包括在全岛自由行动的权利、现有的财产权和在塞浦路斯任何地区或地方取得、拥有、持有、使用和享用财产的权利。
- “上述建议并不影响联合国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的规定特别是关于所有外国武装部队迅速撤出塞浦路斯，和使难民安全地返回他们的家乡的规定，这些规定都应当加以实施。

“这些建议没有讨论保证问题，这种保证应当是既广泛又有效的保证。”

这些建议的目的为：第一、加速开始就塞浦路斯问题的实质谈判；第二，让登克塔什先生明白，双方间的差距是可能加以缩小的。这些建议，虽然以多区域的联邦为基础，却接受了北部大量地方将由土族塞人管治，并且在那里和其他地区，土

族塞人都会占相当大的多数。此外，我们并建议政府负起财政责任，为终究可能决定在土族塞人管辖地区定居的土族塞人修建住屋。

为了认清土族方面是否有任何严重意图进行谈判，我们必须在这个阶段审查一下，看土族方面在紧接着收到希族塞人方面的建议之后，还未提出他们自己的建议之前，采取了一些什么步骤。

二月十三日，土族方面决定并实际宣布在塞浦路斯共和国内建立一个分立的邦，并选出会谈中土族塞人谈判员腊乌夫·登克塔什先生为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的首任主席。

号称在塞浦路斯建立一个分立的土族邦的文件中举出了一系列的理由，其中两个值得仔细考虑，因为这两个理由暴露了这次行动的真实动机。文件说，土族塞人已作出结论，唯一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方法就是成立两个各自的区域。文件又说，希族塞人社区对以两个区域为基础建立一个独立的联邦国的建议，没有作出任何建设性的反应，故此自行宣布分立一邦。

在我所提出的建议还没有经过两族会谈讨论之前，土族塞人方面就自作主张，单方宣布在塞浦路斯分立一邦，十分慷慨地留给我们一个决定接受或是不接受的选择。难道我们可以说这种行为符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决议所规定的，开诚相对、在平等基础上进行自由谈判吗？难道这不就等于公开声明、公开宣布说，土族方面不愿谈判，而是以为土耳其在塞浦路斯有军队，它就要强迫人家接受它所要的解决方法吗？难道可以否认这不是企图在枪口上发号施令，将解决方法强加于人吗？

光是这种行为已足够将诚意破坏无遗，而没有诚意的话，是不可进行有用的谈判的。它足够动摇了两族间会谈的最坚强支持者的信心。事实上也就是这样。它完全摧毁了塞浦路斯人民、塞浦路斯政府和希族塞人谈判代表对会谈的信心。我作为一个希族塞人的谈判代表，甚至在那最暗淡的时候，当所有其他人都已对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绝望时，我还是为两族间会谈的程序坚强辩护。这是在塞浦

路斯内外众所周知的事。我一心一意不忘我对塞浦路斯的义务，不忘我对屡次建议采取这个程序的安全理事会的责任，在这个要紧关头，我坦白地、老实地、公开地说，土族单方强迫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行为已使会谈变成毫无用处、毫无必要，所以必须要找新的程序来解决塞浦路斯的问题了。

土族方面，仿佛以为宣布分立一邦的行动还不足以完全破坏两族间的会谈，又更进一步努力设法将他们自己的解决方式强加于塞浦路斯上。它竟宣称要施行一项法案，使四万土耳其占领军可以将他们的家人也带来，长期定居塞浦路斯。当然，他们将是在岛的北部定居，住进那些被土耳其部队驱逐的二十万希族塞人难民的家中。

这是殖民化塞浦路斯，改变塞浦路斯人口的种族结构的行为。土族方面决定了土族必须有他们自己的区域。为了取得这区域，他们就用简单而残酷的方法将希族塞人赶走，使他们成为成千成万无家可归的难民。为了填补所造成的真空，他们将土族塞人由南迁到北。但是，全塞浦路斯的土族塞人只有 110,000 人口，而被逐的希族塞人有 200,000，因此他们现在就要从土耳其移入土耳其人来补缺了。根据已经证实的情报说，这项计划已开始施行，来自土耳其的第一批一百家土耳其人已在塞浦路斯希族的地产上定居了。

可是还是有些人认为，土族方面的所作所为应不去理，它或只是轻描淡写地对这种土族的行动表示遗憾，而两族的间会谈还是好象无事一般地继续进行。

这种想法背后的理论是，对土耳其不能逼之过甚，不然在寻求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时它就会变得更不合作。我不怀疑这种人的用心是好的，可是我还是不能同意他们的推理。

有人说，如果强迫土耳其去遵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的话，它就会变得更强硬，更不合作，更顽固。如果不去管它，它又死不放手地抱着把它自己的解决办法强加在别人头上的念头。在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局面下，竟有人劝我们继续谈下去。

假使在平等基础上进行自由谈判的目的不过是要我们在土耳其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计划上签字的话，这样的谈判实在是毫无继续进行的必要。我们不准备在任何由土耳其指定，以既成事实为出发的协定上签字。当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主张两族代表进行谈判，以争取一个自由达成、彼此接受的塞浦路斯问题解决方法时，这点绝非它们的目的或它们的意思。事实上，大会第 3212(XXIX) 号决议甚至考虑到了终于会发生我们现在所面临这种局面。

第 3212(XXIX) 号决议的第五条基本原则为：所有难民应安全地返回他们的家乡，并应为此目的采取紧急措施。土耳其和土族塞人的领导并没有允许任何难民返回他们的家乡。千千万万人民的痛苦和灾难被他们用来当作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时赢得政治优势的手段。他们不但对决议的这部分表示完全视若无睹，并且还变本加厉，用种种实际和心理压力来对付在北部被包围地区内居留的九千希族塞人，想这样摧毁他们的意志，迫使他们撤离他们的家乡。

只要看，维持和平部队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政府管制下地区得到充分的行动自由，可是，尽管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屡次发出呼吁，土耳其方面还是没有提供各种便利，并且继续地拒绝这样做。这样—拒绝，且不论旁的，就使设法追寻和拯救自一九七四年八月起即失踪，并且全无下落的 2700 名希族塞人工作变成异常困难。

此外，凡是有希族塞人留在北部其他地区的，土耳其方面也将这些希族塞人自他们的家中赶出，将他们集中押持在空校舍里，连医药服务等最起码维持生命的需要都不给他们，使得这些本来安居乐业的人民现在完全沦入了崩溃和绝望的境地。

这里，我要念一篇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代表凯利先生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七日的会议上向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登克塔什先生和我所提出的报告。

“朱格先生：从各村被送到莫尔富的人都被押守在一所校舍内那里极为拥挤。他们不能自由走到校舍外。这些人大多数都是老人、妇女和幼童。

情形与沃尼、塞浦苏和维特萨达各处相似。因为不准他们回家，所以他们希望到南方去。我们没有注意到他们在身体上受到任何胁迫。可是，经过六个月的拘留之后，他们已感到完全绝望，这也是事实。甚至本来自莫尔富的人，除了一家人外，也不获准回家。我们的医生都为这些人的生命担忧。他们大部分意志消沉，躺在地下，对四周的事物完全失去兴趣，唯一的反应是哭。红十字会尽其能力给他们医疗协助，可是这也是不够的。我们出于人道立场，促请将他们转移到南方去。

“凯利先生：我们必须将他们最近两个月的情况与他们在被迫离开乡村前的心情加以区别。在他们被迫离开乡村前，他们是不愿意去南方的。他们想留在家里。现在他们被送到莫尔富，就想到南方去了，因为他们现在的实际生活处境实在是太恶劣了。他们被关在一所校舍里，不准离开校舍，他们的意志被摧残殆尽，只会躺在地上哭。据我们所知，他们被土耳其军队不加解释地运走了。除了几件衣服之外、不准他们带走家俱或是个人所有的物品。我以前去看过他们在他们的家里，在他们的乡村里，他们都是很快乐的。”

然后我又向朱格先生和凯利先生提出了下列问题：

“克莱里季斯先生：凯利先生和朱格先生，在希族地区中，你们的行动自由吗？

“凯利先生和朱格先生：自由的。

“克莱里季斯先生：你们去看过所有南部的土族乡村吗？

“凯利先生和朱格先生：看过了。

“克莱里季斯先生：在南部，你们可曾见过土族人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就是说，被押禁在校舍中，不准回家，吃不饱，营养不足，意志消沉？

“凯利先生和朱格先生：绝对没有见过。”

我相信我已毫无疑问地证实，土耳其未曾遵从第3212(XXIX)号决议的规定，事实上，也未将任何部队撤出塞浦路斯，也未准许希族塞人难民返回家乡，也未抱

着任何真正寻求彼此能自由接受的解决方法的意图来进行两族间的谈判，而是在会谈中使用拖延战术，以便争取时间，制造既成事实，在枪口下强施其一直想要的解决方法。

当前形势十分危急，除非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能立即坚决行动，按照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执行部分第6段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既无法保存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也不可能达成问题的解决。

显然，只要土耳其占领部队留在塞浦路斯，任凭土耳其方面在其控制下地区内制造既成事实，要经过自由同意而达成解决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有紧急必要限定土耳其在一定期间内遵从第3212(XXIX)号决议。这项决议规定了所有外国武装部队应迅速撤出塞浦路斯，并应采取紧急措施，使难民能够在安全情况下返回他们的家乡。这样，才能为自由寻求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方法而进行谈判。

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希望，屡次为土耳其公然违反的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365(1974)号决议，能得到严格和有效的执行。

唯有在安全理事会采取了坚决有效的行动，大力执行上述决议，并且规定了新的谈判程序之后，才能在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公认标准下为这个问题的公正和平解决获得进展。

可是，对新程序的问题，目前我还不 会发表我们的意见。我们来这里是诚心诚意地要作点建设性的工作。我们没有抱着任何事先的成见，而是准备听取各方代表的建议之后，才发表我们的意见。可是，经验也教训我们，在土耳其军队还留在塞浦路斯的时候，光是谈塞浦路斯是不能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而求得解决现已成为一件急不及待的事。

我希望在结束之前提醒一下各位代表，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的序言中认清了有紧急必要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并对威胁到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塞浦路斯危机的情

况表示了严重关切。

土耳其非但没有遵从大会第 3212(XXIX) 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规定，反而采取了与其文字和精神相反的行动。因此，局势每况愈下，事实上，其严重性已远非大会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一致通过第 3212(XXIX) 号决议时的局势所能相比。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不能再拖延，而有必要采取紧急和坚决措施的另一重理由。

主席： 我请希腊代表发言。

卡拉扬尼斯先生（希腊）： 希腊政府以最严肃的心情面对着当前的塞浦路斯局势。希腊政府面对着这种情况而问心无愧。实际上，在本组织的历史上如果有这样的例子，也是只有很少的几个，就是说一个国家表现出极大的努力，证明它的无限善意和大公无私精神，表示出很愿意补偿错误——补偿自己的错误以及别人的错误——以便帮助国际大家庭，以便帮助本理事会的各位杰出的成员，来挽救和平。不幸和平的挽救和恢复不能只依靠一方。

我们有过我们的极端份子，正如土耳其和塞浦路斯有过它们的极端份子。但是这些年来，希腊不曾使本组织失望过。它不曾背叛本组织的决议或我国政府对这些决议所投的票。我们在本会议厅的记录是清白的，凭着这无瑕的记录，我要让大家听到我们的声音。

去年七月我到理事会同各位开会的时候，我不怕承认军事独裁统治的错误。我坦白宣布希腊准备补偿几个希腊人造成的错误。现在我受权来通知理事会，我们不准备付出任何要求的代价，特别是这种代价是要由希族塞人承担的。

我不想打扰安理会再听困难的停火的苦恼以及两次日内瓦会议的悲剧。我已在先前的场合予以揭露，都已载入记录。理事会面前的秘书长的最近一次报告记载了土耳其军队最近的违反停火行为。然而，我必须强调，违反停火发生时以及会议遭到破坏时所发生的都不是孤立事件；它们是土耳其对我国发动的一个经过预先计划的长期侵略政策的表示。前些日子，土耳其和希腊间的关系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让我们面对它。两种不同的心理和两种相反的途径是这种关系的特征：一方面是实行威胁和造成既成事实，另一方面是力求建设性的妥协和努力迁就退让。这种局势不单是关系到塞浦路斯；凡事无不如此。在我们整个悠久的历史上，我们学到了妥协、节制和了解的价值。我们也知道了它们的限度。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达到那些限度。

土耳其的目的一向就是要瞒着塞浦路斯人直接和希腊一起寻求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侵略之前，目的是要和我们谈判一个对两国都有利益的解决办法。我们拒绝了。在侵略之后，目的是要再次瞒着塞浦路斯人，强迫我们接受一个解决办法——这当然是一个基于土耳其胜利和土耳其威胁的解决办法。我们再次拒绝了。那就是何以塞浦路斯人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第二期的情况大家记得，塞浦路斯人既不参加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也不参加第二次会议的第一期 然而，就当着他们的面前，会议遭到破坏。难怪它留下了痛苦的回忆。难怪大会指定另一个范围。

实际上，大会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五日通过了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第3212(XXIX)号决议。它是不结盟国家衷心努力的产品。那决议得到一致的通过。在表决前几分钟，我许了个愿。我说：

“ . . . 我许个愿，〔不结盟国家〕提出的决议草案将得到全体大会肯定票的支持，并且所有将投‘赞成’的人将真的‘赞成’”。(A/PV. 2275,
英文本 151 页)

全体投了“赞成”，但是土耳其并不真的“赞成”。

那 决议的执行部分第四段提及那时在秘书长的斡旋下才开始的尼科西亚谈判，其文字如下：

“嘉许两个社区的代表，在秘书长的斡旋下，已建立接触并在平等基础上进行谈判，要求他们继续接触谈判，以期根据他们的基本和合法权利自由地达成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大会第 3212(XXIX)号决议)

关于那段，我有三点意见要说。克莱里季斯先生已经说过这三点意见，但是我坚持我自己也要说一遍。第一，谈判从来不曾在平等基础上进行；谈判一向就是在枪口下进行的。第二，从来就没有自由达成政治解决的意向；其意向是要强迫人家接受一种解决办法。第三，以既成事实片面决定的政治解决，照任何标准都不是一个互相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甚至我刚才说的这种谈判也不易于开始和维持下去。到年底为止只讨论了人

道主义的事项，在经过希腊一再努力之后，最后才决定处理政治和实质问题。政治谈判于一月十四日开始，维持不到一个月，就象日内瓦的谈判一样遭到破坏。第一个问题是机场。土族塞浦路斯人代表作了同意联合国管理尼科西亚机场的错误。安卡拉出面干涉，否决了这事。机场应由两族平均管理。平均原则必须成为一切未来安排的准则。岛上的较大港口，即法马古斯塔港，百分之百由土族塞浦路斯人管理。那不是可谈判的。

努力要打破所造成的僵局，尼科西亚和雅典提出一整套的原则作为联邦国家的基础。那计划远远超出入侵前土耳其的主张或期望。它保证把土耳其人从希腊人当中分开。它保证在土耳其地区有大多数的土耳其人，保证提供资金，使全体希望住在北部地区的土耳其人能够迁入为此目的而建的房屋，而不迁进希腊人的房屋。这计划对于直到现在为止土族塞人所要求的一切，实际上都给了，而且只是提出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这计划遭到了断然的拒绝。安卡拉的大报《共和国报》报导说，土耳其外交部研究了这一计划，认为是不可接受的。登克塔什先生说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没有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意向，最近的塞浦路斯希族的提议是无法接受的。为了避免根据这个计划作任何进一步的谈判，便宣布被占领领土为一分立的国家。

土耳其方面在各种正式声明里辩称现状没有由于这个宣布而有任何改变。这或许是真的。但是现状是澈底的分割，我们说是反对分割的。土耳其说是反对分治的——或者至少它宣布是如此的。如果我们谈判，正是为了要改变目前的分治状况而统一全岛，甚至如果是要组成一个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分开的联邦国家。假使土耳其的想法是要使分治合法化，我们就无须谈判。

希族塞人不曾在谈判之前拒绝过土耳其人的任何建议。他们只期望他们的建议得到同样的机会。土族塞人现在说，他们也准备把克莱里季斯先生的建议当作谈判的根据。但是建议提出来时，他们并不这么说。我有登克塔什先生说的话。他说——我引述他向报界宣布的话：“希族塞人最近的建议是无法接受的”。人

们怎能在这种声明之后认真的谈判？ 希族塞人一向就准备诚恳地、了解地和节制地来检讨和谈判任何建议。 然而，他们要求的是最后决定的不论是什么都不应该违反大会第 3212(XXIX) 号决议。 我认为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要求。 他们和我们都不准备接受违背决议。

大会第 3212(XXIX) 号决议获得一致通过，并且随后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也是一致地获得安全理事会的同意。 其实施部分第五段称，大会

“认为所有难民应该安全地返回他们的家乡，并要求有关各方为此目的采取紧急措施”。

土耳其投票赞成这一段。 那时的土耳其外交部长在投票之后提出了一些保留条件，这也是真的。 我引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举行的大会全体会议逐字记录的原本：

“就塞浦路斯问题而论，通过的决议没有一个原则是和土耳之所采取的政策相反”。 (A/PV. 2275, 162 页)

然后对决议实施部分第五段的保留条件来了：

“就执行部分第五段而言，我要说这是政治性的一段，也是有关人道主义的一段，它是与这问题的政治解决密切相关的，有关各方对于这点都是很明了的”。 (同上)

那意味着难民问题的解决不能先于政治解决；难民问题的解决应该在政治解决的范围内取得。

但是纵使难民问题不能在有了政治解决之前解决，我请问我的土耳其同事看他如何打算在宣布的所谓分立的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国的范围内来解决这问题？ 克莱里季斯先生的提议正是要把那点考虑在内，并且尽量符合土耳其的愿望，同时把土族的愿望与这种必要结合在一起。 希族塞人也愿意检讨其他的建议，只要不违反土耳其接受的这一大会决议实施部分第五段或任何其他段落。

土耳其代表一向作出很大的努力，要我们相信土耳其的目的不在于分治。 就过去而论，我要提及比我更客观的人。 什么人会比联合国秘书长指派作为塞浦路

斯的调停员加洛·普拉佐先生更客观？我引述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他向秘书长所作的报告：

“〔塞浦路斯土耳其人〕计划一项强制交换人口办法，以便造成一种情况，两族各自占领岛上一个分立的部分。实际上，划分线是要从西北海岸的亚利亚村经过中部的尼科西亚直到东部的法马古斯塔。塞浦路斯土耳其人要求占有此线以北的地区；据说面积大约有1,084平方公里，换言之，占共和国全部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八”——

现在他们占有百分之四十。

“打算以10,000个左右希腊家庭交换大约同样数目的土耳其家庭。”

(S/6253, 第73段)

但是现在我知道我的土耳其同事多么讨厌加洛·普拉佐先生，所以为什么不听听一些其他的意见，为什么不进一步回溯既往？

塞浦路斯英国宪法专员拉德克利夫勋爵于一九五六年在塞浦路斯进行过一项调查。现在我读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第十三期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评论》：

“自从一九五六年拉德克利夫勋爵的调查时起，土耳其的目的就是要沿着莱夫卡—法马古斯塔的阿蒂拉线划分该岛，并且要创立一个北方是自治土耳其国的塞浦路斯联邦。这样划分该岛对于希族塞人是极不公平的”。

以下是拉德克利夫勋爵的话。

“它会给只占人口百分之十七的土耳其族岛上三分之一的土地，包括最肥沃和自然资源最丰富的部分……这就很难避免如下的结论：土耳其正设法通过引起双方数说不尽的艰难痛苦的强迫交换人口来给希族塞浦路斯人一个既成事实。”

至于现在的情况，我要大胆提出我自己的议论，我征求你们的意见。

二月六日登克塔什先生向土耳其的新闻机构作了宣言，各报引用其中的一段如下：

“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告知安卡拉土耳其方面建立一个塞浦路斯邦联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强调“邦联”这字——“并宣布建立邦联的一个组成分子，塞浦路斯土耳其人邦。”

二月七日“塞浦路斯土族人议会”表决了一项承认各种类别的人为“塞浦路斯土耳其社区”的公民的新法。那个决定不仅在塞浦路斯北部设定一个分开的公民身分，而且也是旨在改变塞浦路斯的人口组成和使该岛“土耳其化”，因为它给予来自土耳其的土耳其人所谓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公民身分的权利。现在根据那法，下列的人都被认为塞浦路斯的土族塞人社区的公民，并且理所当然，在所谓塞浦路斯土耳其人邦宣布后就是该邦的公民：第一，一切和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妇女结婚的土耳其人——这不太坏；第二——这是克莱里季斯先生提到的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以来曾在塞浦路斯服役的所有土耳其士兵。这意味着总共有 40,000 人，计及轮番更替的人员，加上他们的家属，总数会超过 100,000 人，这样岛上的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口就要加倍；第三，在对塞浦路斯军事行动期间死亡士兵的妻子、子女和父母；第四，从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起，约十五年中所有来自土耳其而曾在塞浦路斯或土耳其叫作土耳其战士组织 (TMT) ——这是等于国民警卫队的土族塞人组织——服务的土耳其人。这又多了 50,000 人。

我现在读给理事会听的不是意见、判断或估计；它们是通过了的土族塞人的法律。我要问：难道有人会怀疑，根据通过了的法律，土耳其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改变岛上人口的人种组成，以便为该岛的分割创造条件吗？明显地，所谓土族塞人内阁要在土耳其和其他国家设立名誉领事馆和商务机构的决定，都是朝着同一方向的步骤。

最后，关于所谓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的著名宣布。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三日土耳其前副总统厄巴肯先生对这一宣布发表评论，他对这个决定表示满意并说土族塞人方面应该立刻组织自己的政府以及自己的议会——顺便提及，现在他们就这样作。他又说：

“这两个联合邦可以连结成一个联邦。后者必须有一个联邦众议院，但不必有一个中央政府。土族塞人联合邦将很快得到各国的承认。”

那就是土耳其前副总统正想着的片面行动，我肯定我的土耳其同事将向我们描述说这是“塞浦路斯共和国被占领土的一种内部组织”。

根据这个议论，其他土耳其官员批评了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采取诉诸安全理事会的主动。关于这一点，他们同意他们自己国家和其新获得的殖民地的报界意见。三天以前，土族塞人的报纸《波兹库尔特》强烈谴责塞浦路斯向安全理事会的呼吁，并且警告希族塞人，如果他们继续走这一条路，就会发生下列两件事之一：第一，被占领的领土宣布完全独立；或者，第二，被占领的领土与土耳其合并。因此合并是一种可能，虽然策略上的理由暂时予以否认。但我无法了解的是，土耳其对安全理事会的反感。然而，土耳其是联合国的一员。土耳其不应该觉得如此，如果象他们所说的，他们有理由。

注意在土耳其的各种声明中，“联邦”和“邦联”两词的替换使用是很有趣的。我们都应该知道两词的不同，但是土耳其官员有种种理由来减少它们的差异。他们显然喜欢“邦联”这一词——那是明白的——他们而且用它来探试国际的反应。遇到反应强烈的时候，他们就退到比较外交式的说法“不严密的联邦”。土耳其的前副总统厄巴肯先生或许不是一个很好的外交家，但他确实更能代表土耳其的思想和哲学。他实际说了：“一个没有中央政府的邦联”。这个理事会里有没有任何人知道在本组织内或甚至在本组织以外有一个没有政府的国家？

今天出版的这一期《新闻周刊》，登载了一篇对土耳其现任外交部长埃森贝尔先生的访问。他没有使用“邦联”这字。他显然是一个较好的外交家。但是《新闻周刊》在得出的结论里使用了这词语：“邦联，那就是他们要求的”。

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有好的同时也有坏的记录。在本组织讨论过的问题中，很少曾经产生更多和更好的决议。同时也很少有这样的例子，在很短期间内这样多的决议都被置之不理和违反了。如果允许造成先例，让百分之十八的少数

人用侵略军强制集中于本组织的一个独立会员国的一部分领土上，而且片面宣布成立一个分立的国家，这对于安全理事会，对于联合国或本组织的任何一个会员国都是不智的。它将成为一个坏的先例。它对于其他可能有类似不幸情况的国家将是个坏的先例，对于鼓励同类的外国干涉将是个坏的先例，对于不执行其他关于中东的同样敏感地区的决议将是个危险的先例。

理事会面前的各决议提供方法和途径来满足土耳其的一切要求，并且同时防止这个先例的产生；满足土耳其的一切要求，只有一个除外：分治。

我恭敬地提请注意，安全理会有责任和方法来执行这些决议。 我们觉得安全理事会再也没有一个更好的机会来挽救一个不结盟的和不受保护的小会员国使免于肢解。 我们觉得安全理事会的职责没有比保卫小国的自由、生命和生存的责任更重大的了。 这问题对于我们是严重的危机，对于在希腊的希腊人是严重的危机，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决议。 关于土耳其企图推翻塞浦路斯共和国以及土耳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到目前 止 在进行协商时故意做作的空前未有的姿态，我们需要知道各会员国的立场，特别是那些有较大影响力和责任的国家的立场。 我们和理事会的每一个理事国都有友好的关系，我们需要并决心根据他们的立场来检查及调整我们的立场。

就我们和希族塞人而言，我们遵守联合国的决议，我们决心维护它们。 我们真诚地盼望有一个解决办法，我们已经证明我们准备妥协和牺牲。 然而我们也能够没有一个解决办法而生存下去。 希腊一向说它会接受希族塞人接受的任何解决。 无论如何，我必须通知理事会，鉴于我们面对的敲诈手段，甚至希族塞人接受了的解决办法，我国政府也不准备接受，除非我们深信他们是出于自由意志自愿接受的。 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的第四段要求自由地达成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 我们打算坚持这点。

主席： 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土耳其代表，我请他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 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说我认为参加在你卓越主持下的理事会会议是一件光荣的事。 你的能力是会议成功的一种保证。

在我们的辩论的这个阶段，我希望只作简短的发言；保留在理事会的成员表示过他们的意见后再次要求发言的权利。

我们刚才听了在我之前发言的希腊人物两次表示的希腊观点。 因此，我不详细谈论希族塞人代表，杰出的克莱里季斯先生刚才说过的话。 我只要提醒理事会关于代表团的组成，因为复杂的法律上的理由，在此难以详细分析主席先生你不久前说是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代表团——那个代表团的组成就足以指出对于整个塞浦路斯它有多大的代表性。 然而，它真的代表了塞浦路斯的某种情况。 我看到两个希腊外交部长、一个希腊的议会议长、一个希腊大使和全部是希腊人的助理。 再者，这个所谓的塞浦路斯代表团团长有我所羡慕的希腊人天赋，他以善变的敏捷和机变，有时代表希腊族，并讨论这个邦的未来构成，而另一个时候代表整个希腊国。

这个代表团维持其传统政策，不是直接从塞浦路斯而是道经雅典才到纽约，在雅典它及时地接受了最后的指示。 这在我们看来不是不合逻辑或不自然的事，可是我们认为这构成问题的根本。 此外，希腊共和国新闻和情报处的一个公报使得雅典和尼科西亚之间勾结是确凿无可疑问的事——倘若任何人的心中仍有疑问——我重复，我认为这是既非不合逻辑亦非不自然。 我要以英语读出原文。

“兹宣布希腊政府和塞浦路斯政府一起决定塞浦路斯共和国将求助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如果这不是个错误，我览得很奇怪，我们认为至少对尼科西亚来说是一个外国政府的政府竟然决定塞浦路斯共和国——我引用原文——应该“求助于联合国”。

主席先生，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我要要求你，如果你肯——当然，如果他们这么希望——请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发言，我们认为他们才有权答复他们的对方，即塞浦路斯的希腊人。

至于我，因为我没要求召开这次会议，而且我仍看不出这次会议的用处，所以

我宁愿稍迟再发言，以便或许能够回答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题目发言的常任代表，以及尽可能来解释我国关于现阶段的塞浦路斯严重问题的态度。 我也要利用那个机会来详详细细地回答我的杰出同事兼朋友希腊大使不仅关于我国对塞浦路斯的态度而且关于我国的整个外交政策所说的各点，并且要消除他对于我们意图的一些怀疑。

我目前要说的到此为止。 但是我要请你，主席先生，在稍后阶段再让我发言。

主席：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邀请的切里克先生。根据会议开始时所作的决定，我请切里克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向安理会发言。

切里克先生：主席先生，我想谢谢您和安理会各成员让我今天有发言机会，以便向安理会提出土族一方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意见。

安理会让我发言这件事实的本身，证明了在我之前发言的所谓塞浦路斯代表团并没有代表土族一方。

由于它的非法和违宪的种种行动，马卡里奥斯政府已经自行失去在名义上和精神上代表塞浦路斯的权利；因此希族塞人驻联合国代表团不能自称代表整个塞浦路斯。他们是希族塞人的代表，所以他们只是希族塞人和他们的政府的代言人。

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为什么要请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为什么希族塞人在此地抨击由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局势？为什么他们要抱怨他们自己负有全责，无法旁贷的事态？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而不是在尼科西亚进行两族谈判呢？

在一九六三年使用军队强行将土族塞人从政府各部门赶出，再也不让他们回来的不就是马卡里奥斯吗？先后在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坚决拒绝当时的土族塞人副总统库楚克先生就举行土族塞人与希族塞人部长间的会议，来讨论正常化问题，以便矫正岛上存在的不正常局势，所提出的各项建议的不就是马卡里奥斯吗？不许土族塞人国会议员——土族选出的代表——出席国会议的不就是希族一方吗？

他们向土族代表提出一个最后通牒，大意说，除非土族代表同意取消宪法和认可希族塞人代表背着他们所制定的违宪的法律，不然，他们的返回就会受到武力的阻止。

这一事件，在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九日，S/6569号文件所载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里曾经加以报道。

我们从来不想分裂。分裂是马卡里奥斯强加于我们的。现在并没有危机，也没有理由要惊慌。整个事件是马卡里奥斯政府特地炮制出来的计划，来影响世界的舆论的。这是扼杀两族谈判，将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以及防止一个以岛上的政治现实为基础的解决办法的整个计划的一部分。

只在几个月前，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曾充分地讨论过塞浦路斯问题。两族的代表得到允许提出他们的意见，大会又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一致通过了第3212(XXIX)号决议。

这个后来得到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第365(1974)号决议认可的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的精神是什么？它的精神是：

塞浦路斯具有两个平等的民族。

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宪法体制主要同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两族有关。

通过两族间在立足点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谈判，一定要在塞浦路斯谋求和找出政治的解决办法。

当和平的解决办法得到进展时，当重新建立起安全的感觉时，又当消除了战斗和流血事件再度发生的危险时，一切外国军队将会撤出，人道问题，其中包括两族共有的难民问题，将可得到解决。

我说“当得到进展时”，因为就象我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在安理会上的发言里讲过的，由于涉及的安全问题，难民问题和撤军问题两者都是政治问题，所以只能在最后的政治解决办法的范畴中得到解决。

不一定要预言家才能预测到如果土耳其军队明天就告撤出，如果150,000希族塞人难民重返北部，可能发生和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联合国档案室有充分的记录说明如果希族塞人得到机会，会对我们和能对我们做什么。

甚至土耳其在一九七四年七月的军事干预也未能阻止他们屠杀无辜的土族塞人平民。当着联塞部队和外国记者的面，在穆拉塔加、阿特里拉，以及桑达拉发掘

的万人坑中掘出了整村居民的尸体，其中有婴儿、妇女，以及九十岁的老人，这是确凿的证据，不必再作进一步的说明。在塔斯肯特、埃丁、圣约安尼斯、利马索尔，以及其他地方发生的集体处决就更不用说了。

自从去年年底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后，在塞浦路斯发生了什么呢？马卡里奥斯的不妥协态度，在他于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大会全体会议中的发言里曾经那么公开地表明，不幸的是，他返回塞岛后依然如故。土族塞人就和平及公正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所提出的积极建议和所作出的努力，没有得到希族塞人一方肯定的响应。

我们同意重新开放莱夫科西（尼科西亚）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空交通，但须由一名中立的外国人担任机场管理员，由一名土族塞人和一名希族塞人担任助手。

我们同意让第一批十三万名左右的希族塞人难民返回土耳其人控制地区内阿蒂埃努、阿赫纳和特鲁利几个村落。

我们宣布将马克萨（法马古斯塔）海港开放，供希腊船只和希族塞人船舶使用。

可是，对于土族的这些建议和表示，希族塞人一方的反应是怎样的呢？希族一方对我们开放尼科西亚国际机场的建议无动于衷。我们同意初步让13万名左右希族塞人难民返回土耳其人控制的塞浦路斯北部的表示，也不能使他们高兴。他们又把土族塞人自治政府将马克萨（法马古斯塔）海港开放给希腊船只和希族塞人船只的声明看作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

因此，毫无疑问地可以肯定，无论土族一方作出什么让步，只要不把土族塞人变成一个绝对少数民族，只要不承认马卡里奥斯政府是塞浦路斯的无条件的政府和绝对的权威，就不能满足希族塞人一方。

令人遗憾的是，马卡里奥斯看不到他自己给塞浦路斯的希族和土族双方带来的苦痛和灾难，顽固地继续漠视岛上的现实，竟故意以挑衅性和不负责任的演说来回答土族的建议。这些演说对于早日和平解决问题一点也没有帮助。

“我们决不降低战斗的标准……我们一定要将我们的艰苦斗争进行到底。”
以上录自他在二月九日（星期日），在拉卡达美亚的演词。

他所经常暗示的为“民族复兴”和为“塞浦路斯希腊主义的生存作全面斗争”，已在土族塞人社区引起严重的顾虑。他曾公开发表演论，说什么他会本着希腊民族利益并同作为民族中心的雅典紧密合作来解决这个民族问题。

他这种发言是什么意思？马卡利奥斯的民族利益是什么呢？他要在有生之年取得希塞统一的神圣誓言和他的民族愿望，现在已是举世皆知的了。

通过蓄意破坏停火，官方的声明和宣传，他们作出不断的努力来制造一个印象，那就是，谈判期间并没有作出或不可能作出任何进展。他们在岛上制造出一种高度紧张状态的人为感觉。作用有二：第一，向土耳其及土族塞人施加外来的压力，例如通过希腊游说团（全美国的新闻界和世界新闻界都承认它的存在）来影响美国国会，使它中断美国对土耳其的军事援助；第二，使塞浦路斯问题脱离两族谈判的正当的途径，从而使问题国际化；并防止本着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的精神，加以解决的办法；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确认了两个平等民族的存在，并承认两族谈判是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最佳方法。

正当两族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的时候求助于日内瓦；以人道主义问题为借口，利用人权委员会作为论坛，以塞浦路斯政治问题大作宣传；以及请求指派一个调查团；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希族塞人一方对和平谈判的“诚意”和“信心”。

为什么需要指派一个调查团呢？他们说，因为调查团可以追寻失踪人士。哪些失踪人士？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政变时，让希腊国民警卫队，希腊大陆的军官，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第二期）以及桑普森的武装强盗残暴谋杀的数以千计的人士！

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马卡里奥斯说的，是希族塞人的报章报道的。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九日，在向安理会的发言里，马卡里奥斯曾说：

“政变造成了很多流血事件，使人命受到极大的损失”……“我恐怕伤亡数字是巨大的，物质破坏是严重的。”（第1780次会议，第6页和7页）

政变之后，希族塞人报章立即一致断定在政变中被杀的希族塞人数目高达三、四千人。

可是现在，不幸的是，希族内的各派照常再度联合，全力来敲诈土族一方，他们正企图将他们的损失归咎于土耳其的武装军队。我肯定谁也不会认真地相信这些谎话和毫无根据的指控的。

这是希腊将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的人人都知道的阴谋的一部分。以人道主义为借口，他们上星期想从日内瓦派遣一个调查团到塞浦路斯，他们试了可是没有成功，这个企图是朝着召开一个更广泛的塞浦路斯政治国际会议的第一步；基于我们过去多次公开声明的理由，我们强烈地反对这么一个会议。

因此，希族塞人急忙把塞浦路斯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并不奇怪。担任希族塞人代表团团长前来参加联合国第二十九届大会的基普里安努先生，似乎对大会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一致通过的第3212(XXIX)号决议有所不满；他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在大会的发言里，曾公开表示：

“……我们一定要将事情提交给大会，如果事情的发展需要的话，甚至将它提交给一个特别会议；因为我们相信今天不单只是联合国介入塞浦路斯的开始（因为联合国已介入塞浦路斯很久了），也是采取具体行动的开始。”

(A/PV. 2275, 英文本第137页)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不是情况有此需要，而是因为希族塞人计划的需求。有这种意图，非这样作不可。

现在，我们都在这里了。可是虽然我们都是被马卡里奥斯政府的千方百计弄到这里来的，他们却把这件事弄成好象我们到这里来是要讨论由于塞浦路斯共和国土族联合邦宣布成立所引起的所谓紧急局势。

这只不过是一种借口。他们的计划和用意是将塞浦路斯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处理。

即便是没有那个宣告，马卡里奥斯也会宣布谈判破裂照样会来纽约。可是很可能他不会象他现在这样，在二月中这样做，而是在下月的什么时候再这样做。我们一直察觉到这一点，曾经设法防止它发生。可是，所有我们的好意都证明不足以导致和谈的成功。协议是双方的事，而在这里第二方似乎并不急于达成协议。

宣告土族联合邦成立的目的和用意是什么呢？是什么理由促土族采取这样的行动呢？这个决定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如果各位许可，我就把宣告的原文读出来，以便将关于土族塞人自治政府的决定的真正事实公开发表，同时消除任何可能存在的误解和推测。土族塞人自治政府立法议会和部长会议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三日通过的联合决议原文如下：

“塞浦路斯土族塞人自治政府部长会议和立法议会已于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三日在尼科西亚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并且考虑到这一事实：

“土族塞人社区不断地受到希族塞人阻挠，不能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利；

“土族塞人为求自保，和获得生命与财产安全的保障，聚集在许多地区内，在这些地区里的土族塞人社区多年来被迫生活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在威胁和压迫下被剥夺了他们的一切经济权利和工具；

“由于希族塞人在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四年企图并威胁要终止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结果，身为共和国缔造人之一的土族塞人被迫作出重大牺牲，来抵制这种企图，

“因此，作出结论，认为他们不可能同共同缔造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希族塞人一同生活；

“作出结论，认为唯一为该岛带来宁静、安全和永久和平的方式就是两族在各自区域内并肩生活，发展他们自己的内政结构；

“注意到这一事实：希族塞人对于在上述合理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塞浦路斯联邦共和国的提议，尚未表示出任何建设性的反应；

“考虑到必须让土族塞人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得到新的健全的秩序；

“坚定了他们的信念和决心，坚决反对一切破坏塞浦路斯独立的企图，反对分裂塞浦路斯或使它与任何其它国家结合；

“相信塞浦路斯共和国需要不结盟的地位，并且表示决心不让该岛顺服于任何外国利益；

“注意到必须在他们自己区域内为导致建立未来的独立塞浦路斯联邦共和国的秩序奠定合法的基础；

“重申他们最终目标是在两个区域的联邦架构内，同希族塞人相联合；

“决议：在政教分立的联邦国家的基础上改组和组织土族塞人自治政府，直到基本条款取决于根据国际法的国际协议的一九六〇年共和国宪法，以同样方式被修正成为塞浦路斯联邦共和国宪法和该联邦共和国成立时为止。

“鉴于这种目的，将在塞浦路斯土耳其族自治政府总统主持下，设立一个由五十名议员组成的制宪大会。”

部长会议和立法议会在就塞浦路斯共和国土族联合邦的宣告通过联合决议后，又进一步一致议决塞浦路斯土耳其族自治政府总统腊鸟夫·登克塔什先生应当立即就任塞浦路斯共和国土族联合邦总统。

由我刚才宣读的不解自明的案文里，我们可以看出希族政府故意曲解，严重地渲染和苛刻地利用这个土族塞人的决定；而这决定纯粹是土族塞人的内部事务，同希族塞人完全无关。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返回岛上以后，他曾采取了性质上比这个宣告更具挑衅性和更加违宪的决定。他曾设立一个全国委员会“以促进民族事业”，跟我们成立制宪大会的方式一模一样，这不过是在我们已有的众议院以外节外生枝。他成立了一个纯由希族塞人组成的新内阁。这个内阁违反了塞岛的宪法，因为其中连一个土族塞人也没有。

因此，为什么要惊慌呢？为什么要大惊小怪呢？自安全理事会上次开到

今天，岛上什么都没有改变。

塞浦路斯共和国土族联合邦的宣告并没有改变了什么。真正发生了的是对塞浦路斯土族自治政府的内部结构进行重新改组，以便能够应付土族塞人社区日渐增加的社会，行政和政治的需要。

宣告中没有任何内容违反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我们是尊重这些决议的。事实上，这就是自一九七四年七月以来所存在的状况。

在塞浦路斯共和国土族联合邦宣告成立的同一天，登克塔什先生以最确切的字眼宣布两族间的谈判将会继续如期举行；同时他又透过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派代表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向克莱里季斯先生提出了一份文件，载有土族塞人一方就塞岛的宪法问题所提出的原则。土族的各项提议如下：

- “1. 塞浦路斯是一个独立的、政教分立的共和国。
- “2. 应当制订一部包括两族和两个地区的联邦国宪法。
- “3. 联邦法律不得对土族联合邦或希族联合邦的成员有差别待遇，法律的制订应不容许一个民族的经济和政治领域里的权力压倒另一个民族。
- “4. 由于经验表明两个民族生活在一起是无法实行的，为使国家的职能能够顺利执行，只应将为成立联邦所必需的权力交给联邦国家；其他权力应一律归联合邦掌握。
- “5. 在平等的基础上组织联合机构，并应设法断然防止一族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统治另一族。
- “6. 对外关系的执行不得对组成联邦共和国的任何一个联合邦（不论是土族还是希族）有所不利。
- “7. 在两个联合邦之外，还应另设一个联邦法院。
- “8. 联邦共和国的公民在组成联邦共和国的两个联合邦之间享有自由通行的权利。联邦国的公民还应享有自由旅行或移民国外的权利。

“ 9. 联邦共和国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应受适当尊重。

“ 10. 在塞浦路斯联邦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期间应由过渡性的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执行职务；这个过渡性政府的编制和权限应由两个民族订立的协议加以规定。

“ 11. 一九六〇年国际协定所提供的各项保证是存在的，而且是有效的；在联邦共和国成立后，这些保证将同样地继续存在和有效。”

(S/11624, Annex C)

不幸的是，希族塞人一方竟不考虑我们的提议和继续进行谈判，而宁愿宣布和平谈判“破裂”，匆匆忙忙赶到雅典，在那儿取得联合国来的签证，然后跑到纽约来，请求召开一次我们认为不必要的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

我想再度公开表示，我们对两族间的谈判是有信心的。如果希族决定回到会议桌旁（我希望他们会回来），土族一方会以无比的善意和诚心在谈判桌旁边等待，随时预备和他们恢复谈判。

土族塞人对塞浦路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是人所熟知的。我们赞成一个独立，不结盟和由两个地区组成的联邦国家。我们不是因为需要一个联邦国家才要成立一个联邦国家，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安全，为了我们自身的生存才这样做。过去的记录和经验已经证明这两个民族不能和平相处。唯一能替塞岛带来和平和安宁的方法是让两族各自生活，自由地发展和取得社会和经济的繁荣，彼此不受对方的任何压力，歧视或支配。

等到目前十分高涨的民族情绪冷静下来，等到互相尊重和合作在两族间发展起来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希望和期待逐步出现一个共同的认同。

有关内部结构，组织和两个地区联邦的其它细节，我们随时预备以无比的善意在谈判桌上讨论互相让步和容忍的问题。

我愿重复一遍，如果得到安理会允许，我很想引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九日我

在特别政治委员会上的发言：

“塞浦路斯的土族三次——第一次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九年，第二次在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七年，第三次在一九七四年——遭受到恐怖，集体屠杀和严重的物质损失。土族塞人曾三次被迫流离失所，变成难民。他们三次被剥夺了财产和财物，他们又三次被剥夺了自己的收入。不能再有第四次了，决不能再有第四次。”(A/SPC/PV. 922, 英文本第41页)

这不是政治演说；两个地区的联邦制更不是土族塞人政治领袖的决定。虽然希族塞人政府采用种种办法和不人道的措施来加以阻止，这仍是整个土族的一致愿望，这是他们自由表达的和落实了的一致愿望。甚至希族塞人计程车司机为了谋财而害死妇女和儿童也不曾阻止，和不能阻止土族塞人迁往北部。

那些试图逃往北部而给所谓的希族塞人警察或保安部队抓回来的土族塞人，在失去他们一切的金钱和贵重的物品之后，又遭受到毒打和虐待；如果没有遇害，就会被遣返原村。

希族塞人政府的众议院制订了法律来禁止希族塞人所拥有的计程车载运土族塞人。

他们正不断提高罚款；又把这种罪行（如果这真是罪行的话）变成可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的案件，并且将每一项罪行的处罚，增加为有期徒刑六个月。

可是，这一切和其他的不人道措施都不能阻止土族塞人迁往北部。

一九七四年七月，在住在南部的总共四十五万土族塞人中，有三十五万左右的人抛弃了他们所拥有的和心爱的一切，跑到土耳其人控制的塞岛北部寻求庇护。我肯定其余一万不幸的土族塞人也会不顾一切的想办法前来北部，在那里自由自在地渡过他们的余年，而不要过象希族塞人的人质或囚犯般的生活。

对在埃皮斯科比英国拥有主权的基地中的一万土耳其人难民进行自由的民意测验显示，他们百分之百选择迁往北部。这充分地证明了这些人感到多么的不安全，

多么的痛苦和多么的无可奈何！这也显示了那些自命是塞浦路斯政府，请求联合国支持，来继续虐待和滥杀无辜的人民，以满足他们不切实际的政治目的的人对待土族塞人的方式是多么的错误（说得客气一点）。

他们在这里自称为“政府”，可是正由于他们的种种行动和他们对待他们人民的一部分的土族塞人的办法，他们已丧失这个名义而且已经证明不配有这个名义。

他们在这里寻求支持来维持塞浦路斯的独立，可是他们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彻头彻尾地把自己武装起来不是去保护独立，而是去摧毁独立并和另外一个国家合并的所谓的政府。

土族塞人才是塞浦路斯独立的真正斗士和真正捍卫者。如果没有土族塞人，就没有今天的独立塞浦路斯。

过去十二年来的事件已经一清二楚地证明，塞浦路斯独立的得救与否有赖于土族塞人自卫和捍卫独立的能力。

希族塞人代表在这里反对两个地区的联邦制，并且请求支持保留岛上人口的分布状况，可是他们却设法把所有土族塞人赶往北部；他们都往那边逃命去了。

希族塞人代表在这里控诉土族塞人联合邦的宣告；而这实际上只不过是土族塞人的内部改组罢了；然而他们自己却十二年来一直悍然违反宪法，强行将土族塞人从政府中逐出，企图将塞浦路斯变成一个希腊岛屿，将土族降为二等公民，同时不曾给予土族塞人一种安全的感觉，那种受人重视和和平共处那么必需的感觉。

我们只能说，即使在这个很晚的时候，我们仍希望希族塞人和他们的总统，他们的领导阶层和人民会认识到他们的错误，为取得一个不必再有纷争和苦难，而且有助于建立一个和平富庶的新塞浦路斯的现实解决办法而合作。

希族塞人代表团今天指责我们通过一项法案，授予四万名土耳其士兵和他们的家属土族塞人公民籍这件事。这不是真的。岛上肯定地没有四万名军队，而且提到的法案并不是要给予任何士兵土族塞人公民籍。这个法案所要给予的与其说是事实上的，不如说是心理上的。

它的用意是，对那些为塞浦路斯的独立而捐躯的人的遗属表示感激。这是对那些有关的人的一个荣誉称号。土族塞人社区并不是一个独立国家；我们并没有宣称要成立一个独立的塞浦路斯。我们没有要求政治上的承认。我们不是单独的一个国家。因此，我相信不应该有单独的一种土族塞人公民籍。我们怎能凭空的给予呢？况且，这也是法律上所不容的；因为依照土耳其大陆的法律，不能给予任何土耳其国民土族塞人国籍或塞人国籍，因为土耳其的国籍法不承认双重国籍；可是我想这种说法是有点离题的。

我想再一次重复，这只是我们对那些为塞浦路斯独立而捐躯的人的遗属表示感激的一个心理上的方法。

为供安理会参考起见，我想附带地正式指明，希族塞人的众议院在土族塞人议员缺席的情况下，已经制订了一项类似且范围更广的法律，将塞浦路斯公民籍授予大陆的希腊人和大陆的希腊军事人员。

这可由去年七月和八月的作战中被俘的希腊大陆士兵身上搜出的双重国籍身分证得到证明。

希族塞人和希腊大陆上的希腊人不必为这点过于操心。

在国外的土族塞人很多，他们有的已持有塞浦路斯国籍，有的可以依照现行的宪法取得塞浦路斯公民籍，人数比岛上可能容纳的还多。没有必要来吸收土耳其大陆的国民。

今天，有人说，苏黎世和伦敦协定是强加于塞浦路斯岛的。我想正式指明，有两族代表以及希腊，土耳其和英国出席的伦敦会议，希族塞人一方派了一个很大的代表团出席；而且各项协定都是各方自由签署和接受的。真正强加于希族一方的，不是各项协定，而是塞浦路斯的独立，希族塞人一方从来没有想使塞浦路斯独立，因为他们实在想的是把塞浦路斯同希腊合并。

土族自治政府宣告成立塞浦路斯共和国土族联合邦是土族塞人社区自由决定的，

完全不是外界强加于我们的。在两族间的谈判中，担任我方谈判人员的登克塔什先生阁下在同他的同事，他的内阁成员协商下，自由地进行谈判；我们决定了什么，他总是在谈判桌上把它提出来。我们不否认我们有时确实和土耳其政府磋商，可是无论如何我们并没有接受任何指示；我们也肯定地没有受到压力或接到命令在谈判中要做什么，要选择什么，要拒绝什么，或要接受什么。

我很抱歉地注意到希族塞人一方没有坦白地承认他们和希腊保持联络和事实上接受希腊命令的这个事实。参加联合国大会后，从纽约返回塞浦路斯的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要先在雅典停留一下才回塞浦路斯。高峰会议在作为民族中心的雅典举行以后，谈判才告开始。今天在这里的希族塞人代表团也是先到了雅典才到这里来的。对于这一点，我不打算再说了。

有人说土族塞人一方在谈判时曾一直拖延谈判和延迟讨论政治问题的实质。我想正式指明，谈判的议程是以下列的顺序得到两族代表—克莱里季斯先生和登克塔什先生双方同意的：第一个项目是尼科西亚机场，第二个项目是法马古斯塔海港，第三个项目是政治会谈。谈判是以这个顺序展开的。如果到现在还没有一点进展的话，那是因为我们就政治实质问题前面两个问题还没有达成协议，当然，双方既已交换过会谈的建议，我希望在谈判恢复时，谈判人员也会讨论到政治上的问题。

有人曾经主张的多营地制办法曾被试行过，可是没有发生作用。营地自一九六三年即已存在。所有居住在营地或围地的土族塞人受到囚犯一般或实际上是人质一般的待遇，一直到一九七四年七月，这些营地或围地终于被破坏殆尽；今天土族塞人连营地或围地都没有了。

至于那些建议，谁也不能把它解释成是一成不变的。当然，既然谈判正在进行，人们会对建议和反建议加以谈判，并由双方就最后的解决办法达成协议。我们不能同意，塞浦路斯共国土族联合邦的宣告成立就使会谈变得无用或多余这个说法。既然这是土族塞人社区的内部改组，那么就丝毫不应影响到会谈；我们认为它仍在进行中。

有人提出，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执行部分第6段应该由联合国大会强制执行，并说应该限期由土耳其遵守其各项条款。我们同样感到解决问题的紧急性。可是对于要怎样来解决问题，我们的看法却不一样。土耳其驻塞浦路斯部队是应我们的邀请和依照国际协定来到塞浦路斯，为的是防止发生流血事件和保持该岛的独立。就象我早先说过的，由于所涉及的对保安的危险，彻底的撤军只有在政治问题得到解决和人们得到安全感的时候或在这之后才能同时进行。

谈到撤军，我很抱歉没有人提到希腊大陆军队非法驻在岛上的问题。我想再次指出，过去十一年来，当我们在枪尖下和在非法驻在岛上的希腊大陆军队的压力下，为了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进行谈判时，没有人谈到解决问题的紧急性，也没有人要求定出解决问题的期限。虽然如此，我们相信解决问题的紧急性，而且我们一定会竭尽所能为这个目标而努力。

卡拉扬尼斯大使阁下曾说，登克塔什先生阁下本已同意重新开放尼科西亚国际机场，可是接到安卡拉的指示后，只得推翻自己的决定。我想在这里澄清这一点：我们并没有在尼科西亚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就象我们最近的建议所显示的，我们的立场仍是：重新开放尼科西亚国际机场的航空交通；机场由一中立的外国人任管理员，辅以两名助手，一为希族塞人，另一为土族塞人。

安卡拉只支持登克塔什先生和他的同事所接纳和同意的，我必须最着重地指出，我们没有接到安卡拉的任何指示或受到安卡拉的任何干涉。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今天安全理事会召开本一九七五年度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一九七五年是特别的一年。五月份，苏联人民、反希特勒联盟的各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都将庆祝战胜法西斯主义三十周年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的伟大爱国战争，对苏联人民来说，是我国所经历的最严格的考验。

苏联人民和它的英勇的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保卫了苏联的自由和独立，实现了它的伟大的解放使命和光荣地履行了它的国际义务。我国在打败纳粹德国的战争中担当了决定性的角色，但它并不是一场代价低廉的胜利，它使2,000万人丧生；四年以上的战争代价是189,000,000万卢布，敌人在占领区所进行的破坏的代价是675,000,000,000卢布。

反希特勒联盟的各国人民和军队，对于共同战胜敌人做出了主要的贡献，这就有力地证明了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各国作出有意义的合作的可能性。

战胜法西斯德国三十周年纪念，在苏联人民和全体进步人民的生活中是一件突出的政治事件。一九七五年五月九日在我国将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定假日来庆祝。二月十四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欢迎联合王国的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先生的午餐中作了下列的发言：

“今天，我们这些更形密切的邻居们所居住着的地球上正标志着一场斗争，这场斗争是为了纪念那些在反侵略的战争中付出自己生命的人们，这场斗争是为了人民能在和平、独立与自由的条件下有生存的权利。我相信，如果说我们以前在广泛的国际范围内并没有这样地尽力去加强各国间的和平与和平的合作，并不算是夸大其词。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事情需要完成。”

在第二次大战的火焰和苦难之中，产生了创建联合国的想法，于是这个组织本身就被缔造了出来。正如宪章上说的，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免后世再遭战祸。

在一九七五年，联合国的人们也将在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上庆祝本组织三十周年的纪念。这也将使一九七五年成为值得纪念的一年。

正如众所周知，纳粹德国及其忠实的追随者在欧洲和远东的挫败促成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有力崛起和帝国主义殖民体制的崩溃。许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从殖民奴役中解放了自己，并采取了一条独立发展的自信道路。许多新独立的国家兴起证明了这一点。它们名正言顺地已经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联合国的会员国几乎增加了三倍，正如今天在此围绕着安理会议席而坐的，有许多代表们的国家是在战后时期才获得独立的。苏联代表团非常高兴地欢迎这些安全理事会的新理事国。

我们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圭亚那的常驻代表萨利姆大使和杰克逊大使本人表示欢迎，谁都知道这两个国家在不结盟运动中和在联合国内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多年来苏联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享有友好的关系与合作，这种关系包含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我们也准备同圭亚那这个年轻的不结盟国家发展我们之间的各种关系。这些国家的代表们在联合国中以其伟大的外交经验与声望而为人所熟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将对安理会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工作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

苏联代表团欢迎并祝贺安全理事会的新理事国意大利、瑞典和日本，并对它们的常驻代表普拉雅大使、里德贝克大使和斋藤大使本人表示欢迎和祝贺，祝贺他们的国家当选为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近年来，苏联同这些国家之间多方面和实事求是的关系已有着特别的加强。这些国家曾经常出席安理会，并对安理会的工作做出了贡献。

苏联代表团要对印度尼西亚、肯尼亚、秘鲁、奥地利和澳大利亚的代表团表示谢意，这些代表团在安理会的任期于一九七四年底届满。我们非常感谢它们的代表在安全理事会中克尽职责和执行安理会所面临的工作时所表现的相互了解和合作的精神，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对安理会的工作所做的贡献。

今天的会议，是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工作结束后安全理事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结果是有重要性的，同时我想每一个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对联合国本身的前途和对维持及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和发展整体的国际合作是有历史重要性的。

大会明白宣告赞成扩大并加强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也赞成使缓和的过程无法扭转。大会通过了许多重要决定，目的在完成废除殖民制度的过程，并在历史性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中草拟和制定国际经济合作和新成立的国家的发展的基本原则。同样地，它也巩固了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对于创造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决定。这个宪章制定了各种在政治上进步的原则和规定，作为和平共处的原则；在平等互利和互相给予最惠国地位的基础上进行国际贸易的原则；不许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在贸易和其他形式的经济合作中有任何歧视的规定；各国在严格的国际管制下达成全面彻底裁军的义务；裁军与发展之间的联系的规定。对于消除殖民主义和侵略以及许多其他的原则和规定，它也予以指出。

大会通过了许多重要决定，以求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为中东问题和塞浦路斯问题等迫切国际问题，带来和平而公正的解决办法。大会对于限制军备竞赛做出了可观的贡献，根据苏联的倡议，它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禁止为了军事和其他敌对的目的而采取足以影响环境和气候的行动。实际执行大会的这项决定将可导致禁止使用大规模破坏的新工具和限制军备竞赛。

苏联代表团非常重视大会要筹开一次世界裁军会议的决定。这个决定使得实际筹备这次会议的工作得以进行，摆在我们前面的工作是加速筹备和召开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的世界裁军会议。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另一项重要决定是它所通过的侵略定义。如所周知，这项建议是苏联远在国际联盟时期提出的。苏联在联合国内曾经继续为这项建议的通过而奋斗。这些努力在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中达到了成功的高潮。大会一

致通过的侵略定义是联合国工作中的一项主要国际政治大事。

大会对这个问题的决议载有同安全理事会直接相关的特别规定。大会建议安理会应将这个定义作为一项准则，来根据宪章决定侵略行为的有无。利用第二十九届会议和以前各届会议的工作成果来作为对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裁军、发展国际经济合作和废除殖民制度过程做出新的重要贡献的基础，是联合国整体的责任，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责任。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务使安全理事会能在扩大和加强缓和的过程中发挥重要而有效的作用。在这方面，极为迫切和必要的是，安全理事会通过一项决定，对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关于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和永远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决议赋予合法的效力。

按照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就发展和非殖民化问题所做出的决定，即将召开的第三十届大会也绝对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裁军问题上去。

苏联代表团要对一月份的安全理事会主席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我们的朋友契尔努申科大使表示感谢。由于法西斯侵略，该国人民，曾在战争中损失了四分之一的人口，对于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和对于随后的保卫联合国的基础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主席先生，我们也要祝贺你担任会议的主席，并希望你工作成功，特别希望在你担任主席的时候，安理会能对解决塞浦路斯问题通过积极的决定。

安全理事会应塞浦路斯共和国的请求召开会议，以便再度审议同发生在那儿的事件相关的塞浦路斯问题，并审议由于土族社区领导人的行动而在最近几天发生的进一步恶化的情势。土族社区的领导人曾单方面的采取各种步骤，要在由土耳其军队控制之下的一部分塞岛上创建一个单独的国家结构。

由于安全理事会在去年一再审议塞浦路斯问题，它已深深认识到由于外来的干涉，已使塞浦路斯危机成了东地中海最严重的国际紧张局势的温床。正如苏联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所说的，在世界上许多地区目前正有一场斗争在相互对抗的倾向之间进行着：朝向国际缓和、加强和平与发展各国之间的合作的倾向，以及朝向使冷战气氛复活、重新策动武器竞赛和干涉其他国家和人民事务的倾向。

在塞浦路斯，我们有一个对主权国家的内政加以外来干涉的罪恶例证，这个国家是塞浦路斯共和国，是联合国具有平等地位的会员国，也是不结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塞浦路斯危机不得解决的事实和塞浦路斯问题更进一步恶化的事实是由于我们不能执行就塞浦路斯问题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决议和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所一致通过的决议。正如已经指出的，这项决议已在随后由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因此对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有了约束力。众所周知，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那些决定，规定在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尊重其不结盟政策和尽早将所有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自其领土撤出、不干涉塞浦路斯共和国内政和使所有难民早日安全重返家乡的基础上，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这些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基本决定至今未被执行。相反的，有人采取了同联合国决定大相径庭的片面行动。这只能使已是复杂而又具有爆炸性的塞浦路斯和围绕着塞浦路斯的局势更进一步恶化。

苏联代表团认为它必须使安全理事会和它的理事国了解塔斯社就最近塞浦路斯的事件所发表的一项正式声明。原文如下：

“最近塞浦路斯的局势愈趋复杂。土族社区的领导人单方面采取步骤，要在该岛被土耳其军队占领的那一部分领土上建立另外一个国家。这些步骤实际上是要巩固外界对塞浦路斯共和国事务进行武装干涉所造成的局势。

“这项行动是正当两族在尼科西亚举行谈判时采取的，谈判的目的在求对塞浦路斯国的内部结构问题获得彼此都能接受的公正解决。所以这正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某些方面企图破坏解决过程和不顾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要去割裂该岛的另一尝试。

“这些行动显然违反了联合国的各项决定。这些决定表示支持合法选出的塞浦路斯政府，要求保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确保立即撤退外国军队，并且让塞浦路斯人有机会自己决定塞浦路斯的内部结构问题。

“自从塞浦路斯的冲突发生以来，苏联一贯地支持塞浦路斯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赞助其合法政府。苏联政府已经一再强调用军事力量和政治命令来帮助，企图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小圈子里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是充满了严重纠纷的。

“大家会记得，苏联为和平与国际安全着想，曾经提出一个提案，得到塞浦路斯政府和其他许多国家政府的支持，就是主张塞浦路斯问题应在一个广大的国际论坛上审议，并应为此目的，在联合国的范围以内，召开一个有代表性的会议。塞浦路斯局势的目前发展再次证实了采取这样一种办法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苏联的领导方面认为目前的局势要求我们立即执行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的全部决定。促进这个目标和力求维护塞浦路斯，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家，乃是所有国家的责任。”

苏联代表团要对我所提的片面行动表示严重关切，塞浦路斯土族社区领导人已采取了这些行动。很清楚地，这些行动威胁到了要在两族谈判中达成协议的期望。塞浦路斯的土族社区领导人所采取的步骤势必导致塞浦路斯两族的分裂并导致两族的疏远。这些步骤将导致塞浦路斯这个国家实际上的分裂，直接违反了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为阻止塞浦路斯共和国分裂，并为确认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而做出的决定。

这些行动也许会被用于那些领导圈子的狭隘目的，长期以来这些圈子曾经不顾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暗中图谋要使有着完整领土的塞浦路斯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它们违反了安全理事会向塞浦路斯冲突各方所作的再三呼吁，这些呼吁要求

各方表现出最大的抑制，并避免采取能使局势更见恶化的任何行动。

正如安全理事会中再三指出的，对于塞浦路斯事件和该区情势更进一步的恶化的责任，乃是在于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某些人士企图利用塞浦路斯来达到它们政治和战略的目的。当前的塞浦路斯事件和围绕着塞浦路斯的事件，充分地显示出这些人士继续顽固地执行其巩固该岛实际分裂并将该领土变成该集团在东地中海的堡垒的政策。它们仍企图在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的小圈子中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它们仍反对在较广泛的国际场合内讨论塞浦路斯问题。

我们亲眼看到的是有人故意企图使联合国不能直接和积极地参与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崇高原则和规定以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就塞浦路斯所作的决定来解决塞浦路斯危机。很明显的，这些人士并未放弃它们想把大西洋列强小圈子关起门来想出来的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方法加强于塞浦路斯人民的打算或企图。这种决定的实质，必然同塞浦路斯人民真正的国家利益是冲突的，因为它的目的是取代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并保证某个军事集团在该岛上所占的优势，因而埋葬了该国所执行的不结盟政策。

这种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行动和计划同塞浦路斯人民的真正国家利益绝无任何相同之处，此外，它们还构成了一种规避大会对塞浦路斯所一致通过的决议和规避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浦路斯所决定的尝试。联合国的这些文件明白要求停止外国对塞浦路斯内政的干涉、尽早撤出该岛的所有外国军队和使难民们立即重返家乡。

苏联坚决一贯支持并继续支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它反对分裂该岛；它反对希塞统一运动（也叫做“希塞双方统一运动”）。苏联从塞浦路斯的悲剧事件一开始，就为了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提出了许多可以导致迅速和公正解决塞浦路斯危机的具体的积极建议。塞浦路斯人民不要再做那些不尊重他们的自由或独立的人们的小卒。那些建议没有得到通过或执行并不是苏联的过错。使塞浦路斯人民的悲剧继续下去的责任，完全是在于那些反对联合国有效参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和采取行动把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掌握在一些国家集团的小

圈子里的人们身上。

苏联在同其他国家政府所进行的一切重要谈判中，曾经提出并将继续提出早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必要。正如苏联代表团已向安全理事会指出的，塞浦路斯问题在去年十一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和美国总统福特先生之间于海参威地区举行的谈判中；以及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勃列日涅夫同志访问法国时，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所举行的谈判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想借这个机会来向安理会各理事国指出载于苏美和苏法公报中的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规定。就是在今天，这些规定还是人们的话题；它们完全符合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就塞浦路斯问题所做的决定。

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苏—美联合公报中，双方发表了下列宣言：

“双方在讨论了东地中海的现况之后，声明它们坚决支持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将作出一切努力达成这一目标。它们认为塞浦路斯问题必须在严格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所通过的有关塞浦路斯的决议的基础上，公正地加以解决。”

同样地，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七日的苏法公报中，双方对塞浦路斯问题互相同意的立场如下：

“苏联和法国对于塞浦路斯危险局势的持续表示关切。它们的认识是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应经由谈判来达成，并基于完全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基于严格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决定。

“苏联和法国赞成外国军队尽早撤离塞浦路斯共和国，以及所有难民安全返回他们的家乡。”

塞浦路斯问题和塞浦路斯最近的事件也曾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六日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和联合王国首相威尔逊先生于莫斯科签订的苏

英联合声明中提到。 声明的有关部分如下：

“就有关塞浦路斯最近的事件，苏联和联合王国重申其支持维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它们支持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苏联和联合王国只承认由马卡里奥斯总统所领导的塞浦路斯合法政府。”

我现在要提一下一份更近的文件。在本年二月十六日和十七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谈判的联合公报中，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先生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先生再度宣告苏联和美国坚决支持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它的合法政府。文件声明说：

“由于就塞浦路斯问题交换意见的结果，双方肯定它们坚决支持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它们承认现有的塞浦路斯政府是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合法政府。双方继续认为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解决方法必须基于严格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

安全理事会四个常任理事国在这些联合公报和声明中，对塞浦路斯问题所表示的立场，是根据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就塞浦路斯问题所做的决定，这个立场连同联合国的那些决定，构成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良好基础。

在这方面，应该提醒安理会的是，在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中，土耳其和希腊的外交部长也代表他们的政府，声明说他们的国家是反对分裂塞浦路斯的。

土耳其外交部长在他对大会的发言中说了以下的话：

“我代表土耳其政府谴责任何分裂的构想，不管这种分裂是在现在或在未来……”(A/PV. 2241)。

希腊外交部长在大会中做了类似的声明。他说：

“我很高兴有机会在此讲台庄严重申希腊对塞浦路斯并无隐藏的动机。作

为尼科西亚协定的一个签字国，它承诺反对希塞统一运动和反对分裂。”(A/
P.V. 2239)

在参照最近的塞浦路斯事件审议塞浦路斯问题时，安全理事会将有权期待安全理事会四个常任理事国将按照上述联合公报中正式宣布的立场行事；并期待土耳其和希腊代表方面将肯定两国外交部长在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上所作的声明。以这种方式，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和公众的疑问，即可消除，因为土耳其政府和希腊政府都正式肯定两国不会以任何借口或在任何掩护下追求分裂该岛的目标。

正如已经指出的，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呼吁载于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一致通过的决定之中，而对于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目标，土耳其和希腊政府都已表示同意。

苏联代表团继续认为这些决定应作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基础。以这个原则立场作基准，苏联代表团认为必须声明苏联承认以马卡里奥斯总统为首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符合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第353 (1974)号决议和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第364 (1974)号决议中的决定的。这在我提到的苏英宣言和在苏美公报中都曾被再度加以肯定。

由于塞浦路斯现有情势的严重性，苏联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在其决议中确认维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必要。它也必须清楚而明白地表示反对任何导致塞浦路斯共和国分裂的行动，并采取措施，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外国军队立即撤出塞浦路斯领土的决定。

研究一下秘书长提交安全理事会的关于塞浦路斯的报告，我们就可以有理由断定，在过去的情况下所进行的两族谈判，不足以产生积极的结果，而且总是受到土族社区领导人单方面行动的破坏。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秘书长会象合众国际社的报道上所说的，曾对该社驻雅典记者说：

“我相信如果我们能找到一项进行谈判的新办法，那会是很有用处的。”

我们目前确有必要寻找新的谈判方式，以便保证根据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和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决议，迅速和公正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正如一再指出的，塞浦路斯最近的事件和塞浦路斯人民的整个悲剧，证明了强加于塞浦路斯的保证制度所具有的不健全的本质。事件的演变和经验再度充分地证实，一个公正和长期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方法，以及一个使塞浦路斯作为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的国家而持久存在的保证，并不能从一个狭小的国家圈子中找到，这些国家是只为它们集团的和战略的利益着想的。

鉴于最近几天所发生的事件使塞浦路斯的局势更见恶化，苏联代表团要再度申明众所周知的它的立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在联合国的系统范围内，由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以及一些别的国家，特别是不结盟国家，共同举办一次有代表性的国际会议来对它加以审议。这种会议应该拟订并执行最有效的措施以保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目前在塞浦路斯的形势，突出了要加强努力以召开这种有代表性的会议的必要。苏联代表团坚信，如果不结盟国家能象它们在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期间对它们所处理的若干问题所做的一样，以同样的坚定和一致来采取坚决的立场，那么以它们和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共同努力，就可在持久而公正的基础上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并能保证塞浦路斯作为一个独立、自主、领土完整和不结盟的国家而继续存在下去。

最后，苏联代表团认为应该提醒安理会一下，苏联先前所提出的派遣一个安全理事会的特派团到塞浦路斯去视察的建议。关于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当前塞浦路斯恶化的情势，安全理事会如果立即派遣一个特派团到塞浦路斯，以便就地了解情势，并就这种情势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安理会的行动就是明智而正确的。

主席：名单上的发言人都发过言了。经过与安理会各理事国协商的结果，大家同意下次会议于明天下午举行。下次会议定于明天下午（星期五）下午三时举行，首先由秘书长发表声明。

下午七时散会